

甲
骨
續
存

胡厚宣編集

甲骨續存

上編

羣聯出版社出版

序

解放以來，我曾編印過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等三書，（註二）收錄抗戰勝利，復員歸來，在南北各地所得見的甲骨文字一萬片左右。最近幾年，由於工作的需要，常到各處參觀，於公私所藏，續有所見，隨手描錄，或施墨拓，日久漸積，就多了起來。畧加整理，我想還是把它發表出來，好供大家研究的方便。書編訖，題名為「甲骨續存」。

本編體例，一切仍仿前出三書。著錄先後，以時代為序；同一時代，再按照類分。惟以採錄的家數較多，為了避免煩瑣，才把它們混合起來，編拓本為上編，摹本為下編，號碼各自起訖。計錄拓本二七五五，摹本九九八，共三七五三片。採錄來源，另作採錄資料索引表，附於後。

甲骨時代，仍暫分四期

上編自一到一四六五，下編自一到五九八，為一期，即盤庚、小辛、小乙、武丁四王之物。其中上編一到一四三二，下編一到五七八，當屬於武丁時。上編一四三三到一四六五，下編五七九到五九八，筆畫或纖細，或扁寬，或勁挺。我因見這期卜辭有父丁、子庚的稱謂，父丁即祖丁，子庚即盤庚，疑皆當屬於武丁以前，即盤庚、小辛、小乙時之物。近見日本學者著作，頗以我這種說法為然。但論者或以當屬於武乙、文丁時，或以當屬於武丁的末期。

未敢必決，故附於武丁時之後。

上編自一四六六到一七二七，下編自五九九到七三〇，為二期，即屬於祖庚、祖甲時。上編自一七二八到二二七〇，下編自七三一到八六一，為三期，即康辛、康丁、武乙、文丁四王之物。這期甲骨，根據稱謂，有的確可以分成康辛、康丁和武乙、文丁兩期；也有的確可知其當屬於某一帝王。但絕大多數，都沒有稱謂和貞人可據。字體事類，常是類似混同，難以強分。茲為慎重起見，姑仍算作一期。

上編自二二七一到二七五五，下編自八六二到九九八，為四期，即屬於帝乙、帝辛時。每期甲骨，再以事類為次。按其性質，仍分為來源，氣象，農產，祭祀，神祇，征伐，田獵，芻魚，行止，卜占，營建，夢幻，疾病，死亡，吉凶，災害，諸婦，多子，家族，臣庶，命喚，成語，紀數，雜類等二十四門。

甲骨有龜背甲，龜腹甲和左右牛胛骨的不同；有兩片為一甲或一骨的正反面，或三片為一骨的正反和臼面者；又本書所錄，間有已見著錄於他書，或先錄摹本，現又錄拓本，或先錄拓本，現又誤錄摹本者；又本書所錄有與他書或本書之片可以拼合者；均當於以後撰寫釋文時，詳細注出。現在暫不煩述。

至於本書資料，有比較特殊者，請約畧述之。

首先下編三八八，三八九和四四二，四四三，是兩版完整龜腹甲的表面和背面。

三八八是一版龜腹甲的表面，四兆四辭，占卜兩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問「」這個人來不來。左上一辭占正面，說「戊寅卜，殼貞，其來」；右下一辭占反面，說「不其來

。另一件事問「汴」或「貞」這個人來不來。右上一辭占正面，說「戊寅卜，貞，汴或其來」；左下一辭占反面，說「貞，汴或不其來」。四辭兩事，正反面左右上下交叉。卜兆都是第二卦。兩事的占辭都刻在三八九，即同一龜腹甲的背面。右邊一辭，即相當於表面「貞」一辭的地位，刻辭說「王占曰，貞，其出，其佳丁不出，其有疾」。左邊一辭，即相當於表面「汴」一辭的地位，刻辭說「王占曰，或其出，佳庚」。

四四二是另一版龜腹甲的表面，左邊六兆，一、二、三、四、五、六，右邊七兆，一、二、三、四、五、六、七，次序都是自上而下，占卜殷這個人有無災禍的事情。左邊一辭占正面，說「戊午卜，貞，殷其有禍」。右邊一辭占反面，說「戊午卜，貞，殷無禍」。四四三是同一龜腹甲的背面，刻占辭，說「王占曰吉，無禍」。

兩龜都是武丁時所卜，卜兆刻過，卜辭字劃裏邊塗着赭色，和前中央研究院一九三六年春季第十三次發掘殷墟所得一二七坑的整坑龜甲作風相同，疑為同時所卜，或即為同坑所出之物。有一個最好的證明，本書下編三八八，三八九是第二卜，殷虛文字乙編六八七七，六八七八是第三卜，殷虛文字乙編七二七，七二八是第四卜，三版表背面同文，乃同時為同事而占卜（看附圖一至六）這便是我所說的一事多卜，卜辭同文的例子。（註二）另外還應該有一版第一卜，尚未發現。

甲骨文關於這種一事多卜，卜辭同文的例子，我前在「卜辭同文例」一文（註三）所舉已經很多。後編「京津、寧滬兩集」都曾補充了一些。今本書除前舉下編三八八，三八九之例；又上編九七二，九七三和菁三，四同文，其摹本已見「寧滬集」外；上編一〇一三說「何不畏眾」，其摹本，

和下編三三七同文；下編四九。說于西南，和下編四九一同文；上編四六說，吳戈羌龍，和京一二九三，拾五五同文；契六四六，鐵一。五三，與此為同一事類的反面；上編五五一說，古方其至于豢土，和佚二一同文，佚為第三卜，此為第四卜。

殷代卜龜，為南方所貢。龜甲上有專記來源的記事刻辭。或言入，或言來，或言氏。入就是貢入，來就是送來，氏即是致。（註四）本書下編四四說「六來龜」，下編六四說「龜氏」，下編五七說「來氏龜」，是氏龜的記載，除記事刻辭外，亦見於卜辭。五七說「來氏龜」，電八，鼈五百十，電和鼈疑都是龜的名稱和種屬。

甲骨文專記甲骨來源和祭祀甲骨的記事刻辭，有甲橋，甲尾，背甲，骨白，骨邊等五種。我曾作「武丁時五種記事刻辭考」一文。（註五）後編京津、寧滬、南北等三書，都補充了一些例證。今本書又錄甲橋刻辭五十七，（註六）甲尾刻辭四，（註七）骨白刻辭二十五，（註八）骨邊刻辭四。（註九）至於上編一。八九乃背甲頂端，上編一。九一乃尾甲背面，都是貞卜史官簽名的例證。詳拙作「卜辭記事文字史官簽名例」一文。（註一〇）

下編一六六說「庚辰卜，貞翌癸未夙西單田，受有年。十三月。占卜在西郊平坦的土地上施用肥料，問將來能否得到好的收成。我曾根據它和前五二七六「夙有足，乃聖田」，（註一二）後下一三七「夙口單口」等三辭，作「殷代農作施肥說」。（註一三）文發表後，續有所得。珠四。五說「夙出田」，乙八二九五說「夙田」。今本書上編一七七說「令夙夙出田」，辭更完整，占卜命與這個人在田地上施用糞肥。都可作前文的補證。

甲骨文稱小臣和衆人者常見。（註一四）本書下編四七六說，「貞由吳乎小衆人臣，令小臣衆人

而稱小眾人臣，這樣的例子，在過去少見。由「小眾人臣」即呼「小眾人臣」，猶前六·一七·五和前六·一七·六「已亥卜，貞令小耤臣的令小耤臣」。小耤臣和「小眾人臣」是他的職位。小耤臣就是耤小臣，是管農業生產的官。（註四）小眾人臣就是眾人小臣，是管理眾人也就是管理奴隸的官。合此兩辭看來，「小」在殷代是管理着大批奴隸以從事於農業生產的一個小臣之官，就很明白了。

本書收錄甲骨有關於農業生產者，如言「苗」（上二六），「耤」（上二五），「耤耤」（下八六），「手耤」（下六），「手耤」（下六），「泰于受年」（上二八），「受泰年」（上二九），「受泰年」（上二八），「帝妣受泰年」（下六四）。殷人以年景收成，為上帝所授，說「帝受我年」（上二三），「帝受我又」（上二九，四七九，六七三）。以降雨者為雲，說「絲云其雨」（上二七），「絲入云其雨」（下九五）。以風雨過大則成災，說「鳳佳禍」（上二七四），「絲雨不佳禍」（下三七）。倘久不下雨，就以為是上帝降災，說「帝其我」（上四八），「帝其我」（下五六），或「上帝降其」（上二六八）。

甲骨文每言「立中」，「作中」，亦作「立中」。中字甲金文作「中」，亦作「中」。其義本為旗。秦策有「人名中旗」，史記天官書言「旗中」。本書下編八。三說，「癸酉貞，方大出，立中于北土」。商立中方亦立中，知立中者，當為軍隊駐紮，武裝墾殖，或者是原始氏族社會立旗圖地，開闢疆土的子遺。

關於殷墟出土的人頭骨刻辭，我前在「京津集中」，曾著錄兩版，（註五）今本書二三五八，又是一塊。原物經吳定良教授鑒別，定為人的右顳骨。僅賸下了一個「白」字，也是殺用戰俘酋長以祭祀祖先的記事刻辭。

本書所錄，有殺人祭祖先的卜辭很多。除言「人歲」（下六九，六二七），「用羌」（下二〇），「呂羌」（下七五五），

「用爪來羌」(下二六五)「用氏羌」(下五三)「氏羌用」(上二六五)「用執」(上二九五、下二六一)「執用」(下七五一)「用執用良」(下二六八)「冊良」(下二八二、二七〇)「又奚」(上三四〇)「校」(上二〇九、一八三、下七四四)「校派女」(上二七七)「又二PP」(下五八二)「校三妾」(下七四四)「五羌」(下二二三)「用六羌羌」(下二六六)「羌十人」(上二八三)「十良」(上三四四)「用十人五」(上二七九三)「伐羌十又五」(上二四九九)「伐羌十又八」(上二四九九)「卅羌」(下七四四)「王賓卅人」(下二二二七)「則羌百」(上三四七)「百羌」(上三四八)「三百羌」(下九九五)「羌四百」(上二九五)之外，下編九一七說「庚辰，王卜，在棘貞，今日其連旅，臣執于東單，亡卅」，是占卜迎接凱旋歸來的師旅，並殺用俘虜於東郊的卜辭。九一五說「……小臣牆从伐，半以賽……人廿人四，卅千五百七十，鬻百……丙，車二丙，鬻百八十，鬻五十，矢……又白琥于大乙，用韃白良……于且乙，用鬻于且丁，望甘亭卯……」，是記小臣牆从王征伐，獲得各種戰利品，並殺用俘虜酋長以祭祀祖先。其時代當屬於帝乙帝辛。在十幾萬片甲骨文字之中，這是最重要的一條殷末戰爭史料，即在周金文中，亦惟有小孟鼎銘可以彷彿似之。車上丙字，以前二·一九·一言「馬廿丙」，續一·二九·四言「馬五十丙」例之，當為馬幾丙。鬻字不識，當為盾牌之屬。是戰利品中除馬、犀之外，還有盾牌、函矢和車馬。殷代田獵用車，見鐵一·一四·一，(註一六)前七·五·三，前七·一八·三，龜一·七·一一，(註一七)菁三，寧三·二四，(註一八)拓本見本書上編九七二。以車戰者，見於殷虛文字乙編七七九五，說「癸」丑卜，兕貞，自今至于丁巳，我伐田。王占曰，丁巳我女其伐，于來甲子伐。旬出一日癸亥，車弗伐。之夕翌。甲子允伐。(看附圖七)今以此辭戰利品中得有車馬證之，是殷代除使用車獵外，又使用車戰，蓋無可疑。而殺戮敵人的諸多酋長以祭祀諸多祖先，其戰爭的激烈，砍伐的慘慘，由這一片，也就可想而知了。

本書收錄甲骨有關於征伐者，如言「方其出」(上五·五·五·七·五四)「方允出」(上五·六·五·八)「方亦出」(上五·九·

五二〇，「方其大出」(上五四、五二)，「舌方其出」(上五四、五四)，「舌方出，佳有乍禍」(下二八五)，「舌方出，不我禍」(上五四六)，「舌方不佳禍」(上五四七)，「舌方其亦正」(下二八六)，「舌方其正于虫」(上五五〇)，「舌出王鄉」(上五四九)，「告舌方」(上五五三、五五五)，「見舌」(上五五二)，「勿執多宰，乎望舌方。乎氏多宰伐舌方」(下二九二)，「乎伐舌方」(上五五八、五五九、五六〇)，「乎戮舌方」(上五六九、五七〇)，「舌方于弗亦伐」(下二九七)，「王伐申方。王从弗」(上六三七)，「王由北羌伐」(上五九七)，「乎从望乘伐下危，受出又」(上六二三)，「王葬三千人乎伐留方伐」(下三〇〇)，「人伐巴方」(上六三五)，「王从汴戠」(上六六八至六七五、六七七至六八二、六九〇)，「王从望乘」(上六六六、六九〇、六九二)，「王从侯告」(上六九四)，「汴戠再冊」(上六八三至六八五、六八九)，「再冊」(上六九三、六九六、二九)，「登人」(上七七七)，「登人三千」(上七〇八)，「登人五千」(上七〇九)，「伐真方」(下三二一)，「及龍方」(下三二二)，「再方不登」(下三二五)，「其克戈周」(下三二七)。

有關於田獵者，如言「獸」(下三四三至三四六)，「獸」(上二〇〇六)，「獸」(上七七三七、七三八)，「獸」(下三四九)，「獸」(上七三五、七三六、七六七)，「焚」(上二〇五)，「王田大豕」(下九二三)，「田于豕」(上七二六)，「田于兕壺」(上七二三)，「王田孟，隻虎二」(上二三六九)，「王田曹，隻兔十，雉十又一」(上二三七〇)，「王田牢，隻虎一，豕六。虎一豕九」(上二三七四)，「豕破燕」(上七四六)，「王豕集于汴」(下二六六)，「王其集」(上二九一六)，「王射隄鹿」(上二九六八)，「王射隄森觀」(上二九八三)，「隻虎三，豕」(上二九八三)，「隻兕一」(上二三七〇、二三七二)，「隻百十有四」(下三五八)。

甲骨文有掌田獵的官名叫犬，担任着發現了野獸，就向殷王報告。如說：「在孟犬告又鹿，王田」(註一九)「在孟犬告豚于萊，王其从」(註二〇)「王其从孟犬曰田，罔尤，其雨」(註二一)「在瀘犬中告鹿」(註二二)「在鷄犬告見一鹿」(註二三)今本書下編八二一說「孟犬告鹿，罔其从，牢」，即其例。

甲骨文有祭出日入日者，詳拙作「殷代之天神崇拜」一文，(註四)後見乙二。六五說，「戌戌卜，内，乎雀甞于出日于入日。今本書上編一八二九說「又出日」，一八三〇也說「又出日」，又入日」。

甲骨文有日月食記載，前統計日食二次，月食五次。（註二五）後見契六三二有殘文說「夕口口食」。今本書下編一四九說，十一月有食，疑均為月食之例。是甲骨文裏關於天象的記錄，已經有七次月食。

甲骨文祭四方的卜辭，曾見拙編「戰後南北所見甲骨文錄」，明六八一說，「辛亥卜，郊多彫，其又于四方，明四八七說，「庚戌卜，孚于四方，其五大」。今本書上編一八二九也說，「酒四方」。本書所錄甲骨文有關於營造建築者，如言「乍邑」（上八〇五）「梓邑」（上八〇四），「乍介」（上八〇六），「東介」（上八二三）。

「帝」（上八一〇、八三），「侑」（上八二三）。

有稱宗示者，如言「帝宗」（上二九五），「大乙宗」（上二七六七），「祖乙宗」（上二七八八），「康祖宗」（下八七六），「丁宗」（上三三五），「右宗」（上二七五九），「伊示」（下七六六），「大示」（上三三三、一八四、下七六五），「小示」（上二七六六），「四示」（下七六七），「五示」（上二八二三、下七六七），「六示」（上二七六六），「十示又二」（上二七六六）。宗即廟。示即祗，亦即世。

本書所錄甲骨，其先公、先王、先正之名有比較特殊者，如言「覽」（上二七八〇），「高祖乙」（上二七八九），「中宗祖乙」（上二七九五、八二二），「祖丙」（下八七三），「兄庚」（上二五二、二五二、下六八六、二九），「子庚」（上四五六），「高妣己」（上三二〇），「高妣庚」（下二二三），「中母」（上四五九），「之若」（上二五〇、七一七八、一七八二）等。

又有先妣特祭之例，如言「王賓且丁奭妣己」。王賓祖丁奭妣己。王賓小乙奭妣庚（上二五二三），「王賓中丁奭妣癸」（上二五四），「王賓小乙奭妣庚」（上二五二五），「王賓武丁奭妣癸」（上二二九四），「王賓示癸奭妣甲」（下八七九），「王賓大乙奭妣丙」（下八八〇）。

商朝人有了災害，常以為是先祖作它。據本書所錄，如說「佳岳它」。佳夔它。佳企它（上九九〇），「且乙它」（上九九七），「且丁它」（上九九八），「父甲它王」（上九九七），「父甲它我」（上二〇〇〇、一〇〇一），「父乙它」（上三九二、九九五、一〇〇二、一〇〇三），

「父辛它王」(上二〇四)，「多介父它」(上二〇八)。或以為先妣作它，如說「妣它王」(下四三三)，「妣已它」(上二二二)，「母丙它帚」(下四三五)。有時還以為上帝的臣工作它，說「帝工它我」(上八三二)。

卜旬之後，有隨記祭祀甲祖者，如言「甲中鬯小甲，魯大甲。甲午祭彘甲，魯小甲。甲辰祭彘甲，鬯彘甲」(上二六八)，「甲戌鬯虎甲，魯日彘甲」(上二六九)，「甲辰祭小甲」(上二六五)，「甲戌祭彘甲。甲中翌彘甲」(上二六九)，「甲寅翌上甲。甲戌翌日大甲。甲中翌日小甲」(下九六六)，「甲寅魯日大甲。甲戌魯日且甲」(下九六八)，「甲戌鬯大甲」(下九六五)，「甲中翌日大甲」(下九六七)，「甲寅多彘甲」(下九六四)。

卜旬之後，有隨記年記者，如言「佳王四祀」(上二二六)，「王廿司」(下九四二)。又或言「佳王來正人方」(下九六三)。

甲骨文有卜婚娶者，如殷虛文字乙編四七三六說「辛卯卜，它，乎取奠女子。辛卯卜，它，勿乎取奠女子」。本書下編五八九說「甲戌，余卜，取后，是殷王親卜取后的卜辭」。

甲骨文又常有占卜生育的卜辭。或言「凡生，或言「奉生，或言「奉王生」。其祈求的對象是「高妣已」，「妣丙」，「妣己」和「妣庚」(註二六)。今本書下編七七三也說「奉生」。卜辭中又有受生之占，前曾見拙編「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說「丁酉卜，賓貞，帝好有受生。王占曰，吉，其有受生」。(註二七)今本書上編一。六五片也說「貞其有受生」。

商朝是帶有父權制家庭式性質的奴隸制社會。所以重男而輕女。說見拙作「殷代婚姻家族生育制度考」一文。(註二八)甲骨文占卜王的婦后生產，以生女為不嘉。如說「甲申卜，殼貞，帝好冥，不其幼。三旬出一日，甲寅冥，允不幼，佳女。」(甲申卜，□□，□好冥，幼。王占曰，其佳丁冥，幼。其佳庚冥，弘吉。三旬出一日甲寅冥，不幼，佳女。」(註二九)(看附圖八)「壬寅卜，

又甲骨記數最多的，常見於人祭和征伐的卜辭。人祭最多的「𠄎」千人，甚至「戈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征伐方國，徵集人數，普通都是登千人，「登人三千」，「登人五千」。最多的有「登人三千登旅萬」。甚至「三萬」。言萬人者，前曾見拙編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註三六）。今則本書下編四八五說「乎」萬口，五八二說「萬人歸」。

由上編一七七八說「酒伐于」，上編九九。說「佳岳它」，「佳夔它」，「佳企它」，知「𠄎」與「企」都是先公之名。由下編一七八說「上甲果河」，知河亦先祖。上編一八五九說「乎」沐帝子，以沐為上帝之子。上編一五九四說「奉于王帝」，以上帝為王之上帝。上編七。說「司工」，疑即後之「司空」。上編一六八說「上帝降美」，為武丁時所卜，知帝之加上，不始於帝乙帝辛時。

其他如說「氏魚」（上三九），「氏」（上三六八），「出」（上三三三），「叶占」（上二二八），「非因」（下四四四），「𠄎牛」（上七九六），「其上」（上三〇七），「不用」（上二八七，二〇四），「叶王事」（上二九三），「叶朕事」（上二二〇），「𠄎曰集貝」（下二二八），「三卜」，占曰「辛」（下三八二），「歲于丁」，「昇玉」（下七二），「東亞氏衆人步」（下三七七），「令鬼鬲剛于高」（下四六六），以及字之特殊者，像「𠄎」（下九五），「𠄎」（下三三三），「𠄎」（下七七），「𠄎」（下四七七），「𠄎」（下五五五），「𠄎」（下五七七），「𠄎」（下七三二），「𠄎」（下七六五），「𠄎」（下八二二）之類，不一而足。下編三三。片的「𠄎」字，象人一手持弓，一手持盾，這個字常見於早期的金文。下編四七八片的「𠄎」字，从戈砍美，四點像砍去人頭所流的血液，疑為伐字繁文。伐字有作「𠄎」者（註三七），象用戈砍伐羌人俘虜的頭形。「𠄎」字从戈从美，美是奴隸，乃象砍伐奴隸之形。

如此之類，不能備舉，都是研究商史的重要資料。

一九五三年春，同顧頡剛先生去蘇州參觀，承蘇南文管會陳毅岑主任委員和蘇州市文管

會汪星伯先生協助，得參觀兩機關所藏甲骨。蘇南文管會藏拓本六十五，係土改時沒收宜興沙姓地主所藏，我選摹了五片。蘇州文管會藏甲骨九片，我選摹了七片。今俱歸江蘇博物館收藏。陳墨遠先生藏其令弟保之先生抗戰期間在北京所購甲骨百片拓本，選摹了十片。沈勤廬先生藏甲骨四十片，係抗戰前在南京買劉鐵雲舊藏，選拓了二十片。

一九五三年暑假，我奉復旦大學歷史系派往華北各地考古參觀。先過濟南，承山東文管會張靜齋主任委員和李既陶先生協助，得參觀會中所藏甲骨。共四批，原為前山東圖書館羅振玉、明義士和柏根氏舊藏。共約六七千片。明義士舊藏數量雖多，但皆碎小，前山東圖書館和柏根氏舊藏已見著錄，羅振玉舊藏一三九。片，係解放後從大連買來，先歸膠東文管會，後歸山東文管會。^{（註三八）}我選摹了四十二片。

到北京參觀歷史博物館，承韓壽萱館長和楊昭康主任特許，把夏商周陳列室正在陳列着的甲骨取出，使從容摹錄，除菁華一版已見著錄外，選摹了七版，其中整龜兩版，為一九五〇年唐蘭教授所捐獻。^{（註三九）}

到安陽參觀小屯保管所，承李蓮卿同志出示所藏小片甲骨約二百片，選摹了二十六片。到新鄉參觀人民圖書館，承杜靜山館長出示文物展覽股所藏小片甲骨約二百片，選摹了二十七片。到開封河南地誌博物館參觀，承劉孟真館長出示所藏甲骨四盒約百片，也多碎小，選摹了十六片。參觀河南文物管理委員會時承李樹勳、陳寶三兩同志出示河南文物工作隊所藏小片甲骨約二百片，選摹了三十八片。陳寶三同志並以自藏甲骨拓本見示，有的極精，選摹了四片。

一九五四年春，因公去杭州，參觀浙江文物管理委員會和浙江博物館，承文管會鄺衡叔主任委員沙文海主任和博物館李易、趙人俊兩同志協助，得參觀兩機關所藏的甲骨。博物館藏十五片，選摹了十四片。文管會藏約二百片，選摹了七十六片。兩者都是西泠印社吳振平舊藏。鄺衡叔先生原藏甲骨二百片，係在南京所購劉鐵雲舊藏，今亦歸文管會，我從中選摹了四十二片。在杭州又以浙江文管會的介紹，得識陳伯衡先生，他收藏甲骨五十片，選摹了四十片。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應邀去長春東北師範大學講學，講畢承師大介紹，並由薛虹同志陪同，參觀了東北的幾個博物館。承東北博物館李文信、朱子方兩主任，旅順博物館金培銳館長，李元星主任，吉林博物館范玉樓館長王亞洲同志協助，在參觀時給了方便不少。旅順博物館藏甲骨約有一千五百片之多，我花了兩個整天，選摹了二百五十六片。東北博物館藏四百片，選摹了五十三片。吉林博物館藏四十片，選摹了十七片。有的都很精。

一九五四年國慶節我去南京參觀，過鎮江，順便去揚州參觀揚州文管會展覽。由耿鑑庭先生協助，得參觀方曾壽先生所藏甲骨。原物三百片，為其先人方地山氏舊藏。又承李梅閣先生惠贈墨拓，本書選錄了一百四十五片。

南京博物院四片拓本，係南博尹子文先生寄贈。浙江圖書館藏十片，沈鏡如教授寄贈拓本，選其一張。沈教授又將浙江師範學院王永元先生甲骨拓本十餘片寄來，我選了四片。

前上海歷史博物館所藏甲骨拓本，承楊寬館長惠假。原甲骨一千四百片，抗戰前得自周運寬，或云原為葉漢漁氏舊藏，本為劉鐵雲故物。今歸上海博物館。拓本係選的重要的，共

約五百片，去其碎小不清及已見著錄者，得二百八十九片。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藏甲骨一百二十片，解放後，購自上海。我選摹了三十八片。復旦大學藏甲骨三百片，一部分原為前暨南大學所藏，暨大得自東天民，東氏在南京所購劉鐵雲舊物。已著錄在拙編《甲骨六錄》中。^(註)一部分最近購自金祖同。本書拓本，一部分即為金先生所贈。

在長春，東北師大歷史系藏甲骨四十片，徐喜辰教授藏四十片；在吉林王亞洲同志藏四十片，我都選摹了一些，十片五片不等。在大連，羅振玉氏的長孫羅繼祖先生藏大骨三版，其兩版為菁華所錄，另一版我摹了下來。

易均室及葉漢漁氏舊藏拓本，係葉氏哲嗣葉粟如教授供給，何叙甫氏舊藏係王林同志供給。日本三井源右衛門所藏則為金祖同先生所惠。

在上海熱心協助的還有孫師匠先生。他除了把自藏甲骨代為墨拓之外，還把自藏拓本惠假。甲骨實物百餘片，後歸羅伯昭，羅氏於一九五四年捐獻中央文化部。^(註四)拓本數冊，蓋有宸翰樓所藏金石文字圖章，似為羅振玉舊物，為其介弟羅振常售出者。拓本中多係劉晦之善齋舊藏，聞係劉氏當年贈與羅氏者。東天民教授亦以所藏甲骨拓本一批相贈，係在南京與友人分購劉鐵雲一批甲骨時所拓。我都校去重覆，採用了許多。羅伯昭先生一九五一年曾購得小片甲骨四十片，承惠借選拓，得十六片。原物聞已捐贈西南博物院。

于思泊教授雙劍謄，謝午生先生元嘉造像室，和容希白教授頌齋舊藏甲骨，我一九四六年在成都編印摹本，戰後平津新獲甲骨集，曾收入書中。但書印的不多，由齊魯大學發行未久，遇復員，此書中途遺失，以後未再發售。且《京津集》既已出版，此書名即應取銷，故將原收甲

骨，再選錄在本書內。于藏仍錄摹本，謝藏容藏錄拓本。容希白教授曹續得甲骨一二六片，承遠道以拓本惠贈，現亦一併收入書中。謝藏後歸北京大學。于藏先歸清華大學，現歸北京大學。容藏近亦歸廣州文管會。

前廈門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曾以摹本收入拙著《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現論叢即將修訂重版，此批甲骨即改以拓本收入本書。原物乃劉鐵雲舊藏。聞廈門大學今已無存。此拓本乃抗戰期間，在成都時，由鄭德坤教授所贈。

除此之外，梁思永先生贈甲骨拓本二片，為其尊人任公先生舊藏。李梅閣先生贈拓本二片，羅伯昭先生贈拓本二片。而平時在書肆坊間，常買到一些甲骨拓本，數量不少，但多重出，又往往不知其來源藏家，今亦加以剔選，一併編入書中。

總之，此書之出，全賴以上的機關領導公私藏家以及許多熱情朋友的協助與支持，謹於此致以誠懇的謝意！

本書和以前各書的出版，我只懷着這樣一個意念，為了提供大家研究的方便，我應該把自己所蒐集得見的甲骨材料，及時的公布出來。但由於個人能力有限，聞見不廣，又因業務忙，水平差，缺點錯誤，自然是很多的。尚祈讀者專家不吝指教批評為幸。

一九五五年十月

胡厚宣 於上海復旦大學之筑莊

（註 一）胡厚宣，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四冊，一九五四年，羣聯出版社出版。又戰後寧滬新獲甲